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家园何处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家园何处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125746

10位ISBN编号：7532125742

出版时间：2003-8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刘庆邦

页数：30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这是著名作家刘庆邦的中篇小说集，共收入其精选的中篇小说五篇。
　这些作品大都描绘普通人的生活，情节曲折，跌宕，文学性强，字里行间充溢着诗情画意；闪烁着人情美、人性美的光辉，为读者建造了一个个美好的感情世界。
　他的小说或柔美，或酷烈，文风酷似沈从文，汪曾祺。
是一个用心来写作的作家。
著名评论家张锲称赞说：“ 读他的作品简直是一种人生享受，像是烫了一壶加了梅子的绍兴陈酒，一口口慢慢品来，甜甜的，热热的，酸酸的，对联么绵长，那么值得回味 ”。
　　他的小说不仅称誉中外文坛，而且不断荣获各项文学大奖，是文学界的“ 获奖专业户 ”。

书籍目录

神木家园何处月光依旧家道心疼初恋

章节摘录

窑主转向问宋金明怎么回事。
宋金明受冻不过似地全身抖索着，嘴唇子苍白得无一点血色，说：“掌子面冒顶了，把唐朝霞埋进去了。
我和唐朝阳，还有两个运煤工，扒了好大一会儿才把唐朝霞扒出来。
我们是一块儿出来的，要是唐朝霞有个好歹，我们怎么办呢!”他声音颤抖着，流出了眼泪。
唐朝阳和宋金明是交叉感染，互相推动。
见宋金明流了眼泪，唐朝阳作悲作得更大些，“哥，哥呀，，你这是怎么啦?你千万不能走呀!你赶快回来，咱们回去过年，咱不在这儿干了……”他痛哭失声，眼泪流得一塌糊涂。
听见哭声，窑上的其他工作人员，在窑洞里睡觉的窑工，还有小饭馆的一家人，都跑过来了。
窑主让人快拿副担架来，把受伤的人抬出来，放到担架上。
他挥着手，让别的人都散开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这里没什么可看的。
围观的人都没有散开，他们退后了一两步，又都站下了。
唐朝霞被放置在担架上之后，唐朝阳还是嚷着赶快把他哥送医院抢救。
一个围观的人说：“不行了，肯定没救了，头都砸得瘪进去了，再抢救也是白搭。
”　　小饭馆的女老板看见唐朝霞大睁着的眼睛，吓得惊叫一声，急忙掩口，说：“哎呀，吓死我了，还不赶快把他的眼皮给他合上。
”　　张继生从老家回到包工队时，他老婆也跟着来了。
当时停正在食堂里干活，听说张继生回来，她把自己把持着，没有出去迎接张继生，她等着张继生来找她。
张继生回老家十多天，她对张继生已有了一种陌生感，陌生得几乎想不起张继生是什么样子了，恍若隔世。
听到院子里有个女人在说话，声音有点耳熟，她不由地恐惧起来。
由于恐惧，她一时想不起这个女人是谁。
直到有人告诉她是张继生的老婆来了，她才恢复了思维，知道自己恐惧什么。
自从张继生一接到老婆的电报回老家，停就担心是她和张继生的事传回老家去了，张继生的老婆不能容忍，才把男人招回去同男人算账。
同男人算完了账再同她算账。
看来不出停所担心的，张继生的老婆果然找她算账来了。
如果按照老家农村那一套作法，那个胖女人会当众骂她，揪她的头发，抓她的脸，往她脸上吐唾沫，甚至会着人撕破她的衣服，扒下她的裤子，让她在人前出尽丑态。
一种末日感紧紧攫住了停的心，她的头轰轰地涨得很大。
她正择一堆韭菜，韭菜被她弄得很乱，根不是根，梢不是梢，她怎么也把韭菜理不齐了。
停所担心的事没有发生，张继生的老婆没有跟她闹，连照面也没跟她打。
只是到了晚上，包工头儿来通知她，她不能在这个包工队干　　了。
上午下地时，她把锄杆当扁担用，一头挑水桶，一头挑鸡笼。
这也是在老家养成的习惯。
水桶里盛着清水，出汗多了就喝一气。
鸡笼里的小鸡娃是顺便带到地里让它们吃活食的，这样既省下了喂鸡的小米，小鸡娃吃了活食又欢实，长得快。
小鸡娃刚从笼子里放出来时不大适应，畏缩成一团，像是很惊恐，不知何去何从。
然而，有一只嫩绿色的肉乎乎的小蚱蜢一跳，引起了鸡娃们的注意，它们眼睛刷地一亮。
出于本能，一只鸡娃追过去了。
所有的鸡娃群情振奋　　，都追过去了。
蚱蜢跳了几跳就被捉住了，是被几只小鸡娃同时捉住的，小鸡娃们各自叼住一点不松嘴，挣着小身子往后拽，很快把小蚱蜢分享了。

接着，它们发现了很多各色各上的小蚱蜢，便分头捕捉去了。
叶新荣看着小鸡娃们在禾苗间东一翅子西一翅子的追逐，听着它们欢快的叫声，心头泛起一股鸡妈妈般的喜悦。
这些小鸡娃是在炕房里炕出来的，它们不知自己的妈妈是谁，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妈妈，叶新荣奉养它们，还引导它们学习觅食的本领，觉得自己就是它们的妈妈了。
下雨天，叶新荣也打着伞，肩着一把锨，到地里查看，她怕地里有积水，见地里没有积水，她才放心了。
云重得很低，雨下得也不小，田野里显得很昏暗，田野的地头只有叶新荣一个人。
她没有马上回家，看雨点不停地打在庄稼叶上，又从庄稼叶上流下来，把叶梢下的软土流成一个小坑。
她心里一点也不昏暗，而是充满绿意。
她觉得这场雨下得很好，很及时。
等这场雨一过，淤泥就会拔高一节，豆子也会枝叶大展。
书摘1　一个名字，叫王明君。
“你知道君是什么意思吗?”张敦厚说：“谁知道你又有什么讲究。
”　王明君说：“跟你说吧，君就是皇帝，明君就是开明的皇帝，懂了吧?”　“你小子是想当皇帝呀!”　“想当皇帝怎么着，江山轮流坐，枪杆子里出政权，哪个皇帝的江山不是打出来的。
”　“我看你当个黑帝还差不多。
”　“这个皇不是那个黄，水平太差，朕只能让你当个下臣。
张敦厚!”　“臣在!”张敦厚垂首打了个拱。
“行，像那么回事。
”王明君遂又端起皇帝架子，命张敦厚：“拿酒来!”　“臣，领旨。
”　张敦厚一回头，见一位涂着紫红唇膏的小姐正在一旁站着。
小姐微微笑着，及时走上前来，称他们“两位先生”，问他们“用点什么”。
张敦厚记得，原来在这儿端盘子服务的是一个黄毛小姑娘，说换就换，小姑娘不知到哪儿高就去了。
而眼前这位会利用嘴唇作招徕的小姐，显见得是个见过世面的多面手。
张敦厚要了两个小菜和四两酒，两人慢慢地喝。
其间老板娘出来了一下，目光空空地看了他们一眼，就干别的事情去了。
老板娘大概真的把他们忘记了。
在车站广场走动的人多是提着和背着铺盖卷儿的打工者，他们像是昆虫界一些急于寻找食物的蚂蚁，东一头西一头乱爬乱碰。
这些打工者都是可被利用的点子资源，就算他们每天办掉一个点子，也不会使打工者减少多少。
因为这种资源再生性很强，正所谓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
有一个单独行走的打工者很快进入他们的视线，他俩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张敦厚说：“我去看看。
”这次轮到张敦厚去钓点子，王明君坐镇守候。
王明君说：“你别拉一个女的回来呀!”　张敦厚斜着眼把那个打工者盯紧，小声对王明君说：“这次我专门钓一个女扮男装，花木兰那样的，咱们把她用了，再把她办掉，来个一举两得。
”　“钓不到花木兰，．你不要回来见我。
”　张敦厚提上行李卷儿和提包，迂回着向那个打工者接近。
春运高峰还没过去，车站的客流量仍然很大。
候车室里装不下候车的人，车站方面把一些车次的候车牌插到了车站广场，让人们在那里排队。
那个打工者到一个候车牌前仰着脸看上面的字时，张敦厚也装着过去看车牌上的车次，就近把他将要猎取的对象瞥了一眼。
张敦厚没有料到，在他瞥那个对象的同时，对象也在瞥他。
他没看清对象的目光是怎样瞥出来的，仿佛对象眼睛后面还长着一只眼。
他赶紧把目光收回来了。
当他第二次拿眼角的余光瞥被他相中的对象时，真怪了，对象又在瞥他。

张敦厚感觉出来了，这个对象的目光是很硬的，还有一些凛冽的成分。
他心里不由地惊悸了一下，他妈的，难道遇上对手了，这家伙也是来钓点子的?他退后几步站下，刚要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，那个打工者凑过来了，问：“老乡，你这是准备去哪儿？
”　　张敦厚说：“去哪儿呢?我也不知道。
”　　“就你一个人吗?”　　张敦厚点点头。
他决定来个将计就计，判断一下这个家伙究竟是不是钓点子的，看他钓点子有什么高明之处，不妨跟他比试比试。
　　“吸颗烟吧。
”对象摸出一盒尚未开封的烟，拆开，自己先叼了一颗，用打火机点燃。
而后递给张敦厚一颗，并给张敦厚把烟点上。
“现在外头比较乱，一个人出来不太好，最好还是有个伴儿。
”　　“我是约了一个老乡在这里碰面，说好的是前天到，我找了两天了，都没见他。
”　　“这事儿有点麻烦，说不定人家已经走了，你还在这儿瞎转腰子呢。
”　　“你这是准备去哪儿?”　　对象说了一个煤矿。
　　“那儿怎么样，能挣到钱吗?”　　“挣不到钱谁去，不说多，每月至少挣千把块钱吧!”　　“那我跟你一块儿去行吗?”　　“对不起，我已经有伴儿了。
”　　这家伙大概在吊他的胃口，张敦厚反吊似地说：“那就算了。
”　　“我们也遇到了一点麻烦，人家说好的要四个人，我们也来了四个人，谁知道呢，一个哥们儿半路生病了，回去了，我们只得再找一个人补上。
不过我们得找认识的老乡，生人我们不要。
”　　“什么生人熟人，一回生，两回熟，咱们到一块儿不就熟了。
”　　对象作了一会儿难，才说：“这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，我带你去见我那两个哥们儿，看他们同意不同意要你。
要是愿意要你呢，算你走运；要是不同意，你也别生气。
”　　张敦厚试出来了，这个家伙果然是他的同行，也是到这里钓点子的。
这个家伙年龄不太大，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，生着一张娃娃似的脸，五官也很端正。
正是这样面貌并不凶恶的家伙，往往是杀人不眨眼的好手。
张敦厚心里跳得腾腾的，竟然有些害怕。
他想到了，要是跟这个家伙走，出不了几天，他就得变成人家手里的票子。
不行，他要揭露这个家伙，不能让这个家伙跟他们争生意。
于是他走了几步站下了，说：“我不能跟你走!”　　“为什么?”　　“我又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把我弄到煤窑底下，打我的闷棍怎么办?”　　那个家伙果然有些惊慌，说：“不去拉鸡巴倒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，我还看不上你呢！
”　　张敦厚笑得冷冷的，说：“你们把我打死，然后说你们是我的亲属，好向窑主要钱，对不对？
”　　“你是个疯子，越说越没边了。
”那家伙撇下张敦厚，快步走了。
　　张敦厚喊：“哎，哥们儿，别走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
”　　那家伙转眼就钻进人堆里不见了。
　　张敦厚领回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伙子，令王明君大为不悦，王明君一见就说：“不行不行！
”鱼鹰捉鱼不捉鱼秧子，弄回一个孩子算怎么回事。
他觉得张敦厚这件事办得不够漂亮，或者说有点丢手段。
　　张敦厚以为王明君的做法跟过去一样，故意拿点子一把，把点子拿牢，就让小伙子快把王明君喊叔，跟叔说点好话。
　　小伙子怯生生地看了王明君一眼，喊了一声“叔叔。
”　　王明君没有答应。
　　张敦厚对小伙子指出：“你不能喊成叔叔，叔叔是普遍性的叫法，得喊叔，把王叔叔当成你亲叔一样。

”　　小伙子按照张敦厚的指点，把王明君喊了一声叔。
　　王明君还是没答应。
他这次不是配合张敦厚演戏，是真的觉得这未长成的小伙子不行，一点也不像个点子的样子。
小伙子个子虽长得不算低，但他脸上的孩子气还未脱掉。
他唇上虽然开始长胡子了，但胡子刚长出一层黑黑的绒毛，显然是男孩子的第一茬胡子，还从来没刮过一刀。
　　……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